

# 老师

汪浩

小学共有四位老师。  
朱老师毛笔字好，马老师算盘打得精，牛老师三字经背得熟，乡邻大家都往田老师班上送。

乡下娃儿野蛮，尿憋急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掏出家伙抵到土墙教室的地脚石就冲。六月天上学，肩上搭起个衫衫，光起个腮腮，上课铃催几遍了，才冲到教室门口喊“报告”，缩在背后的手上还提着一串泥鳅麻鱼。大冷天一到，就苦着脸洗脸，整得耳根后、颈项上、螺丝骨的泥垢一样厚。每期新生入学，都会遇到几个这样的学生，其他几位老师多是和风细雨，再难剃都剃得下来。现在我想，谁为田老师封的这个雅号，可称半个文学家。

我被送到田老师班上时，刚五岁。“抢班”读书，就是冲着田老师教一册班去的。第一天被大人押着瑟瑟发抖往学校走，富财龙也被他奶奶押着上学。他奶奶说：“田袋袋儿”书教得好，有“押招”。那天她从学校过，亲见“田袋袋儿”在打人。那个学生站在黑板边，“田袋袋儿”一脚踢去，没踢到，脚上的鞋子“呼”的一声从讲台飞出了教室，全班没有一个敢笑，没挨到踹的学生还乖乖地给“田袋袋儿”把鞋子从操场捡回去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麻烦老师再踹一遍。”

因早就受了这些“学前教育”，田老师总让我感到不怒自威。其时他已五十多岁，身材矮小，写黑板最上一排的时候总是把脚踮起，擦最上一排的时候还要跳一跳。读了大半年，一次也没见田老师踮人，倒是见他用粉笔砸人，“枪法”特准。谁打瞌睡了，谁在课桌下玩杏米了，谁在数课间赢的烟盒，田老师洞若观火，掰节粉笔头，手一扬，粉笔头听话地划着弧线，越过许多排，准确地命中那人的额头。许是功夫多熟，田老师极少失手。万一失手，就边讲着课边走过去，一手按住那人的头，一手用粉笔在他额头杵上一个白点。这时，总让我莫名其妙想起，怕与隔壁的雏鸡混淆，大人在自家雏鸡头上做记号的情景。

田老师有一“必杀技”，可一招制敌。男生不听话的，派去跟女生坐。男生女生坐到一起，第一件事就是拿直尺认真量出课桌长度，正中划出楚河汉界，自此井水不犯河水，哪怕倒拐子摸过对方领，也会遭到迎头痛击。富财龙跟张白之坐的时候，我们天天喊“张白之是你媳妇”，并且越是当着他家长的面喊得越凶，富财龙痛苦得脸筋涨。喊的次数多了，字数也减省了，见到富财龙干脆直呼“张白之”，有次田老师上课喊：“张白之！”结果“刷刷”一下站起来一男一女。

有道是黄鼠狼不偷鸡，浪费一张皮。

厨房里，十几个孩子紧紧地围在灶台边，看着掌勺的那个孩子不停地用锅铲翻动着鸡蛋。“哎呀……鸡蛋坏了……”有个男孩很着急，不由自主地捂着嘴喊了出来。随即，十几双眼睛同时看向他，有人伸出食指放在嘴边示意大家噤声，厨房里立刻又恢复了平静，只偶尔听见锅铲碰到锅壁发出的小小声响。

沙发边，也有十几个孩子围成一团，大家一边用手纸麻利地折着幸运星，一边跟老师聊天。没过多久，漂亮的礼盒便装满了五彩的星星。一个孩子整理好盒边上的礼带，然后起身郑重地将盒子递给老师：“老师，请收下这999颗幸运星……”

这是我记忆中定格的节日画面，那个幸福的老师就是我，我和孩子们一起过节。本来那个日子是我从20多年前，过得最痛苦的一个教师节，却因孩子们的意外到来有了丰富的情节。

时间回到2017年的教师节。那天上午，家里突然来了20多个学生，当时我的家人紧张极了，因为我刚刚从医院化疗回来，体内白细胞含量极低，身体十分虚弱。而他们似乎知道这一切，走路和说话都静悄悄的，他们跟我一打打招呼便分成了两拨。一拨去了厨房，说是要亲手为我做一碗长寿面。另一拨则搬了家里的各种椅子凳子，围着沙发上的我，一边聊天，一边折幸运星。没有人指挥，也不需要我的家人安排，孩子们出奇地懂事，十几人便在一起说话聊天，连隔壁的邻居进出几次都没感觉到丝毫动静。

我的病情发现在当年的二月份，春节前后身体一直有些异样，本来计划安顿好班级开学工作后周末去体检，不用耽误时间，没想到匆匆离开讲台去趟西南医院就被“套牢”。匆匆与孩子们见面，已经是新的一学期，过了7个月。那时，我和孩子们以及身边所有的人都不相信，我会与Ca（癌的简称）扯上关系。穿刺、手术、化疗、

“田袋袋儿”不剃鬓鬓头，甚至处理我们若有所思。终于有一回，田老师处理两个学生的纠纷，让我们开了眼界，一唱三叹。

时近中秋，教室突然冲进一位中年妇人，跪在地上抱着田老师的腿一阵号啕。随着她一阵阵前仰后合，田老师的腿和身子也被她扳得有节奏地晃。这个妇人是田老师30年前的学生，她的儿子雷黑子，也是田老师的学生，他母亲相当于他的学姐。雷黑子以壮欺老，常打这位长他30年发家的学姐。田老师听她哭完，捡起课上没收的几根跳绳，跑到雷家院子，当着院子看热闹的人，反剪起雷黑子双手，把他捆在了大榆树上。田老师从猪圈屋拿来一根吹猪的响箭，交给雷黑子的妈，叫她打几下就打几下。雷黑子的妈当真拿起响箭，一边流泪一边抽起雷黑子来。抽了一阵，田老师问：“打够没得？”雷黑子的妈说：“打够了。”田老师便解了跳绳，雷黑子一屁股塌到地上，痛哭流涕，威风扫地。

田老师如今年届八旬，两只从前能够精确发射粉笔头的手总是抖个不停。前不久是田老师的生日，城里的二十多个学兄邀约着接到城里玩，田老师深思熟虑做了回总结：“跟我交情最深的、出息最大的，全是我打过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没挨过您的打。”  
他说他教几十年书，打几十年人，只有一回踢了一个学生的“麻筋”，学生倒地双脚乱弹，吓得自己脸色煞白，发誓退休前的五年不再打人。  
“你正撞到这五年里来了。”他摸了摸我的头说。

## 二

人生识字糊涂始。  
“一点一横一大拖，中间夹个麻雀窝，左一拖，右一拖，一拖一拖又一拖。”我们村的孩子，认得第一个字，不是“一”，也不是自己的姓名，多半先认识这个“廖”字。

教认这个字的人，不姓廖，姓郭。他拥有一个公共称呼：千爷。那时的千爹，不含贬义，千爷就是千爹。  
千爷一只脚长，一只脚短，眼睛也不好使，不能下地干活。他的短处，在其他方面得到了恰当的弥补。

村里风俗，小孩不好带，就认个千爷。要么是杀猪匠，杀气重，能压邪；要么是乞丐或残疾人，所谓虱多不痒，痒多不愁，反正都那样了，能以残破之身消走千儿灾祸，不但无怨，还算积德。

千爷记性好，嘴劲儿足。千儿子环绕的时候，不厌其烦，讲“中间夹个麻雀窝”，讲“你也长我也长，中间千夹个马儿郎”，教“大月亮小月亮，哥起来学篾匠”，教“三十晚上大月亮，强盗出来偷水缸”……

一个作者投稿没注标点的诗，并表示对标点向来不在乎。作家冯达诺回信说：“我对诗向来不在乎，下次只寄标点来，诗由我填好了。”  
邓老师教语文，他讲标点符号重要，可不是这样讲的。这位民办老师忙之

# 长寿面与幸运星

陈进

放疗……这些以前只在别人口中或故事里传来传去的医疗术语，从此成了我和家人的日常关注。

当我生病的消息传回县城，因为是校园里在职老师第一例Ca，同事们都无比愕然，陆续赶了300多公里路程来看我。在一阵阵嘘寒问暖声里，我也听到很多班级里的事情。连续几次，同事来到医院，都有提到孩子们悄悄约着来看我，却因路途太过遥远最终没能如愿。这些消息让我很感动也很伤感。据同事说，孩子们天天到办公室打听我回家的消息，他们在教室里经常哭得稀里哗啦。我有时也忍不住哭，不过是悄悄，没让任何人看见。想到自己生活的突变，想到朝夕相处近5年的66个孩子，想到家人朋友……心里百般滋味。

手术后的第三天，好友为我带来了一盒礼物。轻轻地打开包裹，一叠整齐的作文本纸张，是孩子们写的书信，还是按小组收的，就像平时交来的一次小练笔作业。看到这些熟悉的笔迹，我顾不上伤口的疼痛，侧身躺在床上一口气看完了所有的文字。孩子们的书信规范而整洁，像我每次课堂作文要求的那样。长长短短的字行间，填满了关注、担忧和祝福，隐隐看到有的纸张被水滴打湿过的痕迹。66封，一个都不少。这66份来自小小心灵深处的牵挂，让我第一次破防，泪水奔涌而出，怎么忍都没能忍住。

我决定为孩子们回一封信，好好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，希望他们能尽快适应新老师的节奏，稳定学习状态。而我真正有机会提笔写信时，已经到了四月份。那时手术后进入化疗阶段，每21天化疗一次，

时，常常来不及洗净脚上的泥，又赶到讲台上为我们上课。

他在黑板上写“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”，提问主人到底是要留客还是赶客人走？

我们全来了兴趣。按照我们的智商，当场便能得意地找出两种答案。长大后知道，这竟然有8种断句方式。

趁着兴致，邓老师还抛出一句“养猪大如山老鼠头头死/酿酒缸缸好造醋坛坛酸”。按照我们的智商，也当场找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。

词性分11种，我们记不住。邓老师说：“名动形、数量代、副介连助叹。”

划分句子成分，基本属于乡村孩子的尖端科学。邓老师说：“有口诀，主谓宾定状补，主干枝叶分清楚，主干成分主谓宾，‘的’定‘地’状‘得’为补。”

邓老师自费征订了班上唯一的刊物，即是后来某位网络红人宣称的名著《故事会》，它是我们能够放眼山外的独有通道。邓老师让我们听故事，还郑重地告诉我们，写故事可以赚钱。一段时间，估计远在上海的这家刊物，可能密集收到了重庆某山村小学的投稿。

在老家，无论对方怎样讲，彼此都能明白“会飞的灰机是飞机”；孙深生森僧，一概念“森”，但在具体的语境中，彼此都能意会哪指孙子、哪指和尚。

进了师范，老师说，这怎么行，你们将为人师，发音要准，字形要对，字义不仅知其然，还要知其所以然。

那些老师，似乎楼板上铺席子——高一蔑片。他们不但这样教，还将成果写成论文，成为评职称的要件。

比如汉字中的很多字，长相大同小异，难免似是而非。老师说“戊”横“戊”点“戊”中空，十字交叉就念“戎”。

比如讲仓颉造字，讲象形、会意、形声，居然还能讲出造错了的字。老师指出：“射”和“矮”，完全造反了，寸身为矮，委矢是射。”

教“语基”的老师，解决我们H、F不分的老大难，编出顺口溜，似乎还有故事情节：“方番禺，非凡父，乏福分，伐服夫，伏风峰，弗反复。”

师范毕业，入伍教师行业，一直教语文。后来，村里城里，内地沿海，顺来倒去，但万变不离以文字糊口。有时，会突然反问自己为什么总在文字的河流里掬一瓢饮？

偶一回头，似乎看到，这与千爷、与老师都有关联。也许，是他们指明了文字密林里的河床，而我恰好找到了他们手指的文字航向。

## 三

和一位陌生人见面，让我记住了那个格外美丽的春天。

工友“饼子”交游极广，贺卡平信多得叫人眼疼。一日收到一封自称“金锁链”的“上帝福音”。文首极尽诱惑慈恩之能事，文中则阴森森血淋淋不忍卒读。文末再三警告若九日内不将此信抄写二十份寄出，文中某某便是你的下场：乘车车祸，坐船翻覆，走路也会被撞下的飞机砸个身首异处。偏偏“饼子”的工作注定她得天

天乘车走路，为免“肝脑涂地”之虞，她赶紧依计炮制。“饼子”虽一介弱女，然义气尚存，决不将飞来横祸转嫁熟人朋友，寄信时便把一半寄给了外厂的老板经理，一半按杂志发表的地址寄给了骚客文人。

平白无故遭饼子“陷害”的倒霉蛋中，偏偏有位不怕死的文人，竟将“金锁链”原路退回，且力陈此链荒诞无稽，安慰“饼子”莫往心里去。年关，文人还给“饼子”邮了年卡，弄得“饼子”尴尬不已。

我弃下教鞭浪迹南粤之始，工厂的机械化让人有些窒息。宿舍的对门是间令人想入非非的公众夫妻房，隔壁是个昏天黑地的麻将窝。抽身去厂外，书摊的杂志封面裸袒着白晃晃的人肉，影视厅的广告牌比杂志封面更为开放大胆。接受友人的建议，去听演唱会，那“明星”似乎穿着衣服演唱很不舒服，就将衣服一层层地剥，观众便伸长了鹅颈看，每到台下屏息敛声，便是台上剧情到了高潮。

此种氛围之下，为了显示存在，我便继续写点东西。

在广东鼓捣出来的第一篇东西叫《么爸》，其中掺杂些鬼神鬼鬼的西部民俗。

经“饼子”引荐，揣了文稿，惴惴地去找那位“金锁链”文人，文人正在洗衣服。等他露面的时候，我便见到一个魁梧的南方汉子，说话时声音洪亮，中气十足，嗓音极重，仿佛总有一大团话在嗓子眼排排着，巴望着舌头尽快快把它们发射出来。文人笑起来极其豪爽，那笑声具有一种磁性的感染力，仿佛《月儿湾的笑声》结尾时首富大叔发出那种，爽朗坦诚来自肺腑。弄清我跟“饼子”的饮食取向，文人高兴地说：“好，我请客，到‘庄稼院’去。”

“庄稼院”是家川菜馆，文人本是本土人，只吃川菜。为陪我们吃川菜，他便一边吞白开水，一边嘟囔着吃麻辣鲜，令“饼子”和我感激。这一感激起来，文稿的事不便再谈。况且第一次见面，原本有事求他，倒让他做了东，心里很是过意不去。

然而文人很快打了电话到工厂找我，说文章写得极好，只是题中的“么爸”不知确切为何物。解释了半天，他说，广东人都叫“细叔”。文章见报时，他保留了“么爸”的称呼，加了个“细叔”的诠释。

不久文人又打来电话，还是嗓音极重的腔调，告知我的一篇文章被《青年文摘》转了，说完竟自“哈哈哈哈哈”大笑起来，那极具穿刺力的快乐仿佛要你感染的不是你成功了一篇文章，而是他捧一个跟头却捡了个宝贝媳妇。

春节临近，应邀到虎门文学社赴会。到会之后，发现文人周围竟有四五十位文学爱好者，全是广东以外的外来工。作为广东土著，他盛赞外来工们“不是猛龙不过江”，还对每个人的作品进行了点评。第二天，《东莞日报》报道了这次文学活动，标题就是《不是猛龙不过江》。对他进一步了解，得知这位众人人口中的“陈老师”，是中国作家协会知名作家、广东文学院专业作家、原《少男少女》杂志副总编辑陈庆祥。

次年八月，我回乡参考，谋到以文为生的岗位。夜深，从《文化苦旅》的厚重艰涩中抬起头，迎面扑来了朗月清风和蛙鼓稻香，不觉想起一句诗来：“月下的稻子正在灌浆”。

灌浆的稻子带给农人收获的喜悦，但也有农人专事耕耘不回收获，比如陈庆祥先生。

不知不觉，月满心窗。  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研究员)

人间所有的遇见，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；人间所有的遇见，偶然背后都有着宿命的味道。

10多年前走进汉丰一校，精致的布局，热情的师生，都稍稍抚慰了我刚加入时的不安和忐忑。如同校园那棵黄葛树树叶切碎的阳光，一点点洒在我的心上。岁月有痕，我沿着它的痕迹一路寻找，身后的影子虽已模糊，但依旧有如黑白相机留下的记忆。记忆中带着冷静的思考：教育是什么？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？教育应该是灵魂的唤醒、生命的延续。

忘不了2008级的所有师生，也是在那一个普通的日子，演绎着属于我们共同的故事。

早上，我能看到班主任老师组织班级同学高效收取作业，我能看到他们心急如焚地联系未能按时到校的学生，能看到他们在晨光熹微中教育学生。操场上逐梦的学生，信念和动力是身边坚毅的老师，那一个个并不伟岸的身姿，却能成为他们最坚实的后盾，能点亮他们最璀璨的未来！

我曾无数次看到，灯光下，一个个安静、专注又忙碌的身影。那些灯光，见证了一节节精彩课堂后的付出与努力。当然，也见证了我们的欢声与笑语。一起加班的日子里，一起点外卖，然后一边吃一边聊学生，有倾诉带来的情绪舒畅，更有带班方法、教学方法交流碰撞的快乐！我们对学生有过温柔的促膝长谈，也有过电闪雷鸣、疾言厉色的批评教育。帮家长支过招被感谢过，也曾被不理解的家长埋怨过。作为老师，就这日复一日地演绎着平凡和琐碎，就这样点点滴滴铸就属于每一位一校人的荣光。

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那些从没有想过困难和放弃的日子，一天天、一年年在平凡中度过。但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——让每位学生个性飞扬！

在这里，我遇到了最好的学生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磨炼了我们的意志，提高了我们的教学艺术；毕业后返校探望，节日里真诚的问候，都让我感受到了作为老师最温暖的时刻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最好的同事，他们灵动多变、敬业无私，他们幽默开朗、心胸豁达，他们用行动让我理解了老师的伟大和坚毅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最好的领导，他们用方法引领、用真诚关怀，他们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并肩作战，什么叫高屋建瓴。

感恩遇见，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原来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，一条可以玩下去的路。教育生活，轰轰烈烈也好，平平淡淡也罢，无论如何都是师生不断遇见美好的过程，我会将这种美好镌刻在内心的最深处。对于学生来说，成长若是一个春天，遇见就是最美的花开。

(作者系开州区汉丰第一小学教师)

# 蟾宫

周正宏

文学的书海里，  
两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历史的天空。  
一颗叫唐诗，一颗叫宋词。  
我领着孩子们静静地听着它的平仄律动。

奇妙的音符在黑板上跳动。  
把教鞭弯成韵诗钩，  
轻轻一抛，  
就是满堂沉醉的吟咏。

纸鸢趁着东风，  
驮着梦想，飞得好高好高，  
直到听见阵阵桂花的清香。  
孩子们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蟾宫。

“小学语文老师”  
是孩子们的东风，  
也是我，梦里的蟾宫。

(作者系开州区汉丰第五小学教师)

# 师魂颂

——献给第三十九个教师节

周贤祥

一支粉笔写春华，  
两袖清风玉无瑕。  
三尺讲台播希望，  
四季芬芳满天涯。  
五德并举为师表，  
六艺精通满华夏。  
七彩梦想人生路，  
八方祝福应不暇。  
九月高歌恩师节，  
十分敬爱众人夸。  
百年大计在教育，  
千秋伟业誉天下。  
万世师表唯孔孟，  
亿民同颂顶门花。

(作者系开州区诗词楹联学会会员)

不哼不叫，实在是坐卧不宁时，就找些喜欢的事来做，学彩铅画、临字帖、读励志书等。同学们也安静了，很少听到意外的消息，应该适应了新秩序，渐入学习佳境。

偏偏教师节那天，同学们违约了，悄悄组织20多个孩子到家里来给我过节。于是就出现了开头关于长寿面和幸运星的情景。

一大碗面条端出来了，孩子们还特意造了型，外面是一大圈炒鸡蛋，据说用的9个鸡蛋，中间撒了一层葱花点缀在面条上，一眼看去，绿白黄三色分明，颇具美感。一孩子递给我一双筷子，要我先许愿再品尝，我本很痛苦，闻着味道想吐，却强装着喜滋滋想吃东西的样子，挑起一筷子面条马上递进了嘴里，只听见掌声四起：“陈老师节日快乐！陈老师节日快乐！健康长寿！”接着同学们一起动手：“吃长寿面！”大家纷纷拿起筷子，像吃生日蛋糕那样围着桌子蹦蹦跳跳地转圈圈。大多孩子把几根面条高高挑起，歪着头，伸长舌头，把面条一点一点吸进嘴里。嗞嗞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浓浓的鸡蛋面的味道弥漫在整个房间里。

吃过面条，孩子们迅速将餐桌和灶台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又郑重其事地把陆续折好的999颗幸运星送给了我。望着这些可爱的星星，我感觉捧着的是孩子们玲珑的心事。难以相信，这群萌宝显示出这般超强的生活能力；更难以置信的是，他们还排练了七八个节目，唱歌、跳舞、朗诵、小品……不论是单独节目还是集体节目，每个孩子都落落大方，比任何一次班级展演都要卖力，都更用心……

又是一个教师节来临，我又想起了那碗长寿面和999颗幸运星，想起那66个孩子。现在他们已是高三学生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深深地怀念他们，也愿为他们折一盒子幸运星，再写一封长长的书信。

(作者系开州区汉丰第五小学教师)